

中国历史小丛书

二七运动

ERQI YUNDONG



3.92

1

中華書局出版

“中国历史小叢書”編輯委员会

主 編：吳 晗

編 委：尹 达 刘桂五 何茲全 何幹之

汪 籛 邱汉生 金燦然 陈乐素

陈哲文 胡朝芝 翁独健 滕淨东

(以姓氏笔划为序)

助 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历史教研室

中国历史小叢書

二 七 运 动

北京市第十一女子中学

政治、史地組編

*

中 华 書 局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7 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 11/8 印張 · 17,000 字

1959 年 2 月第 1 版

195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150 定价：(5) 0.10 元

統一書号：11018.118 59.2. 京型

目 录

永远年青的“二七”老工人·····	1
工人们开始受到了党的教育·····	4
总工会在暴风雨中诞生了·····	13
大罢工的开始·····	19
“穷人不打穷人!”·····	21
“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复工!”·····	24
长辛店、江岸大屠杀·····	26
国内外工人对京汉路工人的支援·····	31
这只是斗争的开始·····	33

永远年青的“二七”老工人

早晨的陽光照滿了長辛店車站會議室，這是一間不大的房間。年青的站長，正在把陸續走進來的老工人們向客人們一一介紹。

“這位就是楊順起同志。‘二七’罷工的時候，他是工人糾察隊的副隊長！”

老人家扶着手杖，慈祥地微笑着讓客人們坐。在革命前輩的面前，客人們誰也不肯先坐下；爭着去扶着他老人家坐下了，大家才坐下來。

客人是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學的六位教師，今天來到長辛店，訪問三十五年前參加過“二七”大罷工英勇鬥爭的戰士，現在已經退休的十七位老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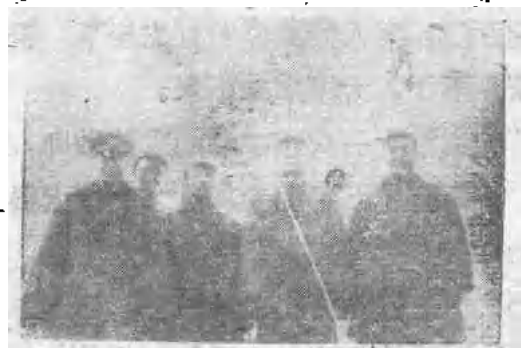
老人們一個個都是那麼精神飽滿。他們中間有的頭髮已經斑白，有的牙齒也脫落了；但是，從他們爽朗的笑聲和豪邁的語調當中，不但可以感覺到老一代工人階級當年的英雄氣概，而且可以体会到他們對現在和未來的無比樂觀和百倍信心。

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老人們都已退休，可以過



圖一 “二七”老工人在當年長辛店工會門前

着悠閑安逸的晚年生活。但是他們不願意就這樣離開自己的勞動崗位。他們自動地結合起來，開辦了一個“二七鐵木工廠”，要為社會主義的鐵路運輸事業再增加一把力量。這個工廠是白手起家的，他們搜集了一



圖二 “二七”老工人和他們自造的起重機

些廢舊材料，製造出許多有用的東西。我們看見長辛店車站月台上高高地矗立着一台起重機，那就是老工人們用幾根廢鐵軌和舊電杆做起來的。用它來裝卸貨物，可以頂百來個精壯小伙子的活！

在祖国大跃进中，老工人们干劲十足。每星期当中，都自动放弃了休息，他们有三天去作街道工作，其余几天到“二七铁木工厂”做工。

这一天，老人们接受了我们的访问，都到车站会议室来，和我们这批客人一同坐下来开个座谈会。

老人们的爱憎是非常分明的。在座谈会上，陈瑛老大爷激动地说：“想当年，我真是见了反动派就痛恨！今天如果再有人想来破坏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一定和他拚命！”张森老大爷说：“共产党、人民政府就是我们的亲爹娘。我们坚决依照党所提出来的总路线去工作。”从他们朴实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每一个老工人都认识到，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中国的人民，包括他们自己在内，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才获得了解放，才获得了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他们也认识到应该怎样提高警惕，粉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一切阴谋活动；应该如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来建设祖国；并且应该怎样鼓舞年青一代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

座谈会开得很成功，客人们都深深的感动。老工人们回忆起当年的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对人民穷凶极恶的欺凌压榨；回忆起当年中国工人连牛马都不如的苦难生活；回忆起当年党如何对工人群众进行启发

指示，使工人們逐漸地懂得革命的道理，受到階級鬥爭的教育；回憶起當年黨又如何領導工人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紅色風暴——“二七”大罷工。

下文所記的，就是那天老工人們暢談往事的一席話。

工人們開始受到了黨的教育

1917年11月7日，俄國爆發了震動全世界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給工人階級指出了鬥爭的正確方向；使被壓迫的民族得到鼓勵，爭着站起來進行戰鬥，掙脫殖民主義者的鐵鎚，求得解放。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重重壓迫的中國人民，開始覺悟到要救中國必須學習俄國人的榜樣，走俄國革命的路。

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我國在1919年爆發了“五四”運動。這個運動，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反抗封建主義的革命行動。主要由於工人階級參加了這次鬥爭，而且有共產主義思想的領導，所以運動取得了勝利。這是中國革命的重要轉折點，全國人民開始認識到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

“五四”運動之後不久，上海出現了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接着，在國內各地陸續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在法國、日本等國的我國留學生中也出現了這種

組織。當時北京小組的負責人是大李同志，湖南小組的負責人是毛澤東同志。小組的成員，一方面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一方面就分頭深入到各地工人中去，向工人進行革命的宣傳，同時向工人羣眾學習。

長辛店，是北京西南方的一个小鎮。從北京城到這里，乘火車用不了一个小时。這是京漢鐵路線上一個重要的車站。在這里，有一個規模相當大的機車修理廠，廠里有不少工人，所以这个小鎮便成了京漢鐵路員工聚居的地區，街上來來往往的多半是鐵路員工。

1920年冬季的某一天，由北京南下的一次列車到了長辛店車站。一個青年旅客提着簡單的行李在這里下了車。這個青年就是鄧中夏。他是由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派到長辛店來做工人工作的。

不久，長辛店就開辦了一所“勞動補習學校”。這所學校，不象當時別的学校那樣只招收一些有錢人家的子弟，却是歡迎工人到這里來學習的。工人們進了學校，覺得這位鄧老師一點也沒有老師的架子，很容易親近；而且無論大事小事，祇要找他，准能得到他的熱心幫助，想辦法好好解決。這樣，工人對學校漸漸地生了感情。後來，工人們下了工就往學校里跑，學

校簡直成了工人的家。如果要找一個工人，在他自己家里找不到的話，在學校里准能找到。

一天，晚間八點多鐘，正是長辛店車站勞動補習學校上課的時候。

房間門口的小凳上，坐着一個工人。他不時向四處張望，在警戒着，防備有外人到這裡來窺探。



圖三 勞動補習學校的後房

房間不算太小，板凳上已坐滿了人，還有不少人靠牆站着。房間的一端擺着一張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盞小油燈，旁邊坐着一個瘦瘦的、面貌清秀的年青人。這年青人就是教師鄧中夏，他已把課文教完了，正在和工人們談論時事，研究工人的問題。

一個青年工人向旁邊一位中年工人問道：“張大

哥，这課書学完了；你說說咱們工人为什么这么穷，这么苦？”

那位中年工人声音沉重地答道：“邓老师講的这課書，我一听就完全明白。要說咱們鐵路工人，出的力量可真不小。京汉鐵路兩千多里，北起北京，南到汉口，来来往往多少旅客和貨物，还不是全靠咱們这些养路、机务、车务等等兩万多工人来运输！可是，吃这碗飯可真不容易啊！有的工人干一天活才掙兩毛錢！一天到晚要干十几个鐘点，一个月只給初一和十五兩天休息，休息的这两天还不給工錢。我們那工头，那些資本家和官僚的走狗，多凶啊！过年过节要不給他們送礼，准定工作做不长，抓碴兒〔注1〕就把你开除。为了开除你方便，有的工人一連干了好几年还是个短牌〔注2]！”

一个瘦弱的工人說：“病了就更倒霉了！請病假，要扣工資。这一来，不但沒錢治病，連吃飯都成了問題。得了重病，一时好不了，就歇你的工，把你一脚踢开。”

“更不講理的是隨便‘罰款’。有一天我正在干活，法国人諾曼走过来了。他是代表法国資本家〔注3〕到这

〔注1〕“抓碴兒”，当地方俗語，就是“尋找这錯做借口”的意思。

〔注2〕“短牌”，即短工，也就是临时工。正式工叫“長牌”。

〔注3〕当时的京汉鐵路，向法国借过款，所以有法国人当管理員。

条鉄路上来当管理人的。他硬說我没干活，要罰我兩塊錢。我一个月的工資才六、七塊錢，他没来由就要罰我兩塊錢，真把我气得怔在那兒。他說：“你不服嗎？罰你三塊！”說完他看看我还不走，就連續說“罰你四塊，……五塊……！”

“路局里这些大官、小官，都是一群坏蛋！”有人憤憤地說。

这时邓老师講話了：“对！我們穷，我們苦，正是由于受着这批坏蛋的剝削！本来，沒有咱們工人，就沒有京汉鉄路；結果呢，我們的常年劳动换来了这样的生活！大家想想，剝削我們的是誰？是不是只有段長、站長和工头他們？”

工人們發出一陣低語声，邓老师接着說下去：

“剝削我們全中国人民的，最主要的是軍閥，就象曹錕和吳佩孚、張作霖和段祺瑞。他們每人手里都有几十万軍隊，每人都占据着三、四省以至五、六省的地盤。他們向老百姓要这个捐、那个稅。咱們鉄路上的客票票款、貨运運費也都被他們拿了去。这次为了爭地盤，曹錕、吳佩孚联合張作霖打败了段祺瑞；看来，吳佩孚和張作霖又要打起来……”

一个青年工人搶着說：“我父亲来信說，我們村里有好几个年青人被拉去了，說是替段祺瑞的軍隊运子

彈，到現在都還沒有回來，連封信都沒有，不知是死是活！段祺瑞的隊伍打了敗仗退下來，把我們全村子都搶了，連條整齊的被褥都沒有剩下。有好幾家的姑娘、媳婦都被敗兵糟蹋了！”

“真是一群土匪！”另一個工人說。

“他們就是土匪，而且是素國的大土匪！”鄧老師說，“他們這些軍閥，無論那一個背後都有帝國主義的洋人作靠山。各個帝國主義都想侵略中國，就都在中國扶植上幾個軍閥作工具。例如曹錕、吳佩孚就是英國、美國的工具，段祺瑞和張作霖都是日本的走狗。吳佩孚這次打敗段祺瑞，就是英、美壓倒了日本，英、美帝國主義占了上風。

“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最大敵人。他們竟在中國的一些大城市里駐着軍隊；在背後操縱着中國政府；用低價收買中國出產的許多工業原料，製造成商品后再運回中國來，高價賣出，吸取中國人的血汗和骨髓！外國資本家還在中國辦工廠，開礦山，築鐵路，把持了中國的經濟。咱們京漢路不就是借帝國主義的款造的么？大家想想，外國資本家是怎樣對待咱們工人的？”

工人們聽到這里，都攬着說話了。提起了法國資本家走狗諾曼這個凶惡傢伙，沒有一個不切齒痛恨的。

他們紛紛訴說着自己受到的種種欺侮，揭發着敵人的種種凶惡行為，一樁樁，一件件，向自己的親人傾吐出來：

勞動補習學校就是這樣一天天地指導工人學習，工人們的階級覺悟因此一天天提高了。

* * *

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了。當時，全國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選派了毛澤東、董必武等十二位代表，在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宣告了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黨成立後，就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成立了“勞動組合書記部”〔注〕，這就是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從此，全國的工人運動就迅速地成長壯大起來。

1922年1月，香港的海員工人向英國資本家要求增加工資。資本家不答應，全體海員便開始了罷工。接着，運輸工人也實行同情罷工。當時參加罷工的竟有六萬多工人。許多輪船停在港口動也不動，碼頭上冷冷清清，看不見一個人，素日繁華的香港變成了一個“死港”。罷工堅持了八個星期，迫得英帝國主義不能不向工人讓步，答應增加工資，而且將無理拆去的“中華海員工人聯合總會”的牌子送還給工會。這次罷

〔注〕“勞動組合書記部”，是中華全國總工會最早期組織的名稱。

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香港海員大罢工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組織全国工人来支援。全国工人紛紛对香港工人慰問，并且募款接济。京汉铁路工人在列車的车头上树起一面大旗，上面写着“援助香港海員”六个大字，由北京一直飄揚到汉口，再由汉口飄揚回北京，給了香港罢工工人很大的鼓励，給了社会各阶層人士很深的印象。

香港海員大罢工的胜利，鼓舞了全国工人的斗争意志，推动了全国工人的罢工运动。此后一年当中，全国大大小小的罢工运动就有 100 次以上，参加罢工的工人到达 30 万人。

* * *

在長辛店，铁路工人在党的領導和教育之下，思想認識和阶级觉悟也与一年以前大不相同了。只要看看下面所記的一段对话，就可以明白当时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大概情况了。

1922 年的一个傍晚，在長辛店街上，两个下班的铁路工人边走边說：

“張大哥，邓老师离开我們这里已經一年多了。这一年多，長辛店的变化可真大呀！”青年工人說。

“可不是，去年工人俱乐部成立，路局方面还不把咱們放在眼里。今年夏天罢了那次工，他們就不敢

明目張胆欺壓咱們了。”中年工人回答。

“提起罷工，可真叫痛快。嘿，大哥，只要咱們工人把勁頭擰在一起，那分量就比泰山還重。你看，那幾個一向騎在咱們頭上的工頭狗腿子，這次咱們一定要他們滾蛋，路局就不敢不叫他們滾！咱們要求每天上班八小時，要求短牌改長牌，他們也不敢不答應。還有，全路工友每人每天加薪一角錢也完全實行了。其實，加一角錢倒是小事，這口氣算是爭過來了！”

“對，咱們當然不光是為了多得點工錢，但是也不光是為了出這一口氣。鄧老師說過，非得爭取到整個革命的成功，不能算完全的勝利！”

“張大哥，是不是咱們中國將來也能够象蘇聯那樣，沒有地主，沒有資本家，由工人、農民當家做主，人人有工作，人人都過幸福生活？”

“能够，完全能够！”張大哥堅定地回答，“就是因為咱們中國象蘇聯一樣也有了共產黨，就是因為咱們工人階級覺悟起來了，所以咱們完全能够做到和蘇聯一樣。在俱樂部舉辦的那次講演會上，你沒有聽到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那位同志說嗎！在前幾個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指出了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是要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把咱們中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下一步就要打倒資本主

义，建設象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咱們工人現在應該做些什么呢？”青年工人帶着迫切的神情問道。

中年工人說：“劳动組合書記部的那位同志說，要革命，先要有自己的組織。听說除了咱們長辛店以外，保定、石家庄、新乡、郑州、信陽州、江岸等 16 个大站都組織了工人俱乐部，也有的組織了工会。听說京汉鐵路总工会就快要成立了。”

在对敌人的实际斗争中，工人们認識到要取得胜利，必須先要有自己的組織；所以到 1922 年底，京汉路各大站紛紛成立了工会。劳动組合書記部認為組織一个全路的总工会的时机已經成熟了，于是就召集京汉鐵路工人代表會議，組織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加紧筹备。这样，在全国的工人中，到处傳布着 1923 年 2 月 1 日要在郑州举行京汉鐵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好消息。可以預料得到，京汉路总工会一旦成立，全国鐵路总工会的成立也就为期不远了。

总工会在暴風雨中誕生了

当时正是軍閥吳佩孚最得势的时候，他盤据着河北、河南、湖北各省，正和东北的軍閥張作霖互相对

時，新的內戰已到了一觸即發的時候。吳佩孚進行內戰的軍費，很大一部分要依靠京漢路的收入。這條鐵路又是吳佩孚運兵的主要交通綫。所以吳佩孚對京漢鐵路是決不肯放鬆的，他時時刻刻在注意防范京漢路的工入運動。

但是，吳佩孚這個軍閥，既殘暴，又陰險，與一般軍閥不同，他會裝出一套假面具來欺騙工人。他當時發出通電，宣布他自己主張“保護勞工”。其實這只是他的一派謊話，拿來欺騙工人，工人們一絲一毫也沒有得到他的保護；至於逐步改善的生活，民主自由的權利，那更是沒法從他那里去找。

一個勾結帝國主義、殘酷鎮壓人民的軍閥，竟然滿口嚷着“保護勞工”等等的漂亮話，工人們自然知道那是假的，也明明知道总有一天他會翻臉。但是竟沒有料到吳佩孚會這樣快就露出凶殘的真面目來。

當時因為吳佩孚還挂着“保護勞工”的幌子，所以總工會的籌備成立是公開進行的，面且還把成立大會的時間、地點也通知了京漢鐵路局局長趙繼賢。在工人們堅強團結的浩大威力下，趙繼賢不得不裝着同意成立總工會，並且允許工會代表可以免費乘坐火車到鄭州開會，有些代表還可以乘頭、二等的專車；又把